

沈从文别集

月下小景

沈从文著

沈从文

沈从文别集

沈从文著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下小景 / 沈从文著. -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

2017.2

(沈从文别集)

ISBN 978-7-5086-6891-8

I. ①月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6202号

月下小景

著 者: 沈从文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印者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版 次: 2017年2月第1版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6891-8

定 价: 36.00元

印 张: 9.25 字 数: 116千字

印 次: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图书策划: 楚尘文化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楚尘



文化

Chu Chen

北京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

再版序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不少喜爱文学的读者迷上了契诃夫，这跟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 27 册汝龙翻译的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直接有关。

那时我家至少有三个契诃夫迷：做文学编辑的母亲、哥哥和我。谈论哪篇小说怎么怎么好，是不倦的话题。已经退出文坛改了行的父亲不参与，只有时微笑着对外人说：“家里有三个契诃夫的群众。”

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，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；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、札记，别人对他的回忆、评论等，分编到不同集子里，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，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。

到 1992 年编选《沈从文别集》的时候，我们自然想

到从平明版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取法。这也是父亲的愿望，尽管他不参与“契诃夫群众”的热情讨论，汝龙这套译本的长处他胸中有数。

我问过父亲汝龙为什么常赠送新书，他只简单说：“是朋友。”

母亲的补充才说清楚：“他翻译的那套英文契诃夫小说是我送的。”

据我充和四姨回忆，1932年暑假，一个“说是由青岛来的，姓沈，来看张兆和的”羞涩客人，初次登苏州张家门，带的一大包礼物“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”。加尼特夫人的一套英译《契诃夫小说集》就在其中。

不懂外文的沈从文怎么买洋书？四姨说那是过上海时托巴金选购的。

父亲曾希望母亲朝文学翻译方面发展，送这样礼物包含着鼓励。愿望虽然没实现，礼物却终于转到最合适的人手里，促成被誉为契诃夫小说“最佳译本”的产生。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《沈从文别集》的编选工作。

当本书再版之际，我们感谢与它有缘分的几位文学前辈，也要感谢为我们想出《沈从文别集》总书名的汪曾祺先生。

沈虎雏

总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

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容或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，当然，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目 录

劫余废邮	1
给一个不相识的朋友	3
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	7
给一位安徽朋友	13
月下小景	19
《月下小景》题记	21
月下小景	23
寻 觅	45
女 人	65
扇 陀	75
爱 欲	107
猎人故事	141
一个农夫的故事	163
医 生	187

阿丽思中国游记（选载）	197
第一卷	199
第二卷	223
后序	279

劫余废邮

给一个不相识的朋友^[1]

[1946 年末于北平]

黄灵先生：谢谢您的好意和对于一个陌生人的信托，写了那么长长的信来。我搁下了几天，想抽个空日子来和您谈谈。您信上的叙述使我极感动。廿年来我有机会得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，有好些永远无从见面，有好些又由此成为极相熟的朋友。我认为这是一生极快乐的事。有时候自然也不免痛苦，那就是这个写信的朋友生活相去太远，经验不同，取予不同，末了我虽然还能用一个写小说的态度欣赏他，他到发现我不能完全如他理想时，却因之十分失望。这失望损害了他原来的好意，也损害

[1] 这篇废邮是文化大革命被抄走后发还的少数文字材料之一，首页留有专案人员所写“已摘”字样，并在某些文字旁画了红线，本文发表时以~~~符号表示加在原稿上的这些红线。

了我对于一个人永远抱有的善意，当然不免痛苦！你的自述种种我并不惊奇，因为近四十年社会，有许多许多人生命遇合都充满传奇性。我遇到好些朋友，生命的发展都离奇荒唐不可想象。这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通命运！对于这个生命离奇经验，值得惊奇更值得珍重，因为让我们多明白人生。明白人，明白自己，明白人与社会的种种。更明白这个国家悲剧之来，问题何在。想从新作一个人，必然还有些什么限制，虽挣扎亦无从为力。有些什么矛盾，出于人性弱点不可免的矛盾。但既属于人的事情，意志和决心在一个较长时间中，会形成一种什么状态，也可明白明白！一个人积累经验多，能增加思索的深度，这固然也会转入琐碎，反而失去一种作人单纯信心，可是如当成一个思想家而言，很显然会比别的书斋学者对中国有较深刻理解，提出重造意见时，也具体而切实。举个例看看，谈中国问题，我就觉得新闻记者徐盈先生意见，比张东荪、梁漱溟二老具体。言重造，徐先生意见，也比目下许多专家、政客、伟人，来得正确可靠！这自然只是一个例子，但用到我们通信谈天的范围，也就有了一个目标。我明白你提及经过时以

及把这种经过向一个你信托的人述及时心情，我不仅能欣赏，实在还十分敬重！因为这里看出一个独立人格的生成过程，以及由此而生的做人勇气。我相信你以后一定活得极勇敢，同时也能由此学得你所要学的，任何困难都挡不住你向前。你尽管越加懂得人情世故，可是灵魂也许越容易圣洁、清纯。我从我个人发展上也可见出。二十岁以前我是个无赖，在家庭和社会两方面都可证明的无赖，生命在社会淘冶中慢慢成熟，去华存实，我比那些读书人反而更容易学近乎道。我脑子也许比别人转得慢一些，接受抽象观念时比较迟缓，可是方向转过后，就会快快的直达目标。而且决不动摇，为的是已明白好坏是非，义利取舍亦十分明白。不过生命多方，即言写作，我克服困难通过的路，对于他人未必是一条康庄大道，未必不嫌曲折缭绕。另一人也许用我所用三分之一气力，即可得更多成就。也许用少量的力，便可得到许多不同的收获。就我们廿岁到廿五岁生命过程看，恐将成为不同发展了。我年轻时体力弱，性情良善，无赖教育反若增长了些技术。到部队中后一面是本性依然，一面却浸入一堆不同印象，性情由孤独向内，生活经验

便成为否定兵争底子，也成为抒情气氛基础。到北方后我用乡下人猛闷方式和人竞争生存，竞争表现，自然比城市里长大的玩票作家容易见长。但文化史一般的广泛接触、爱好，即不免缚住了生命，限制了生命，从此种种，我能写精美的作品，可不易写伟大作品了。我的作品也游离于现代以外，自成一格，然而正由于此，我工作也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。国家好，人的自由竞争机会多，文学从一个极广泛的要求生产，要求出产，我或者还可有以自见于世。国家不好，人孤立，便等于游离于纠纷以外，形成一种隐遁状态，工作用笔时，也必然避开目前人人所呼喊问题，转若自娱，欲深反晦。本可以带着更年青的一群，形成一种健康风气，结果却必然在一种厌倦情绪中，一切萎缩。事到末后，寂寞死去。身与名没，草草完事。